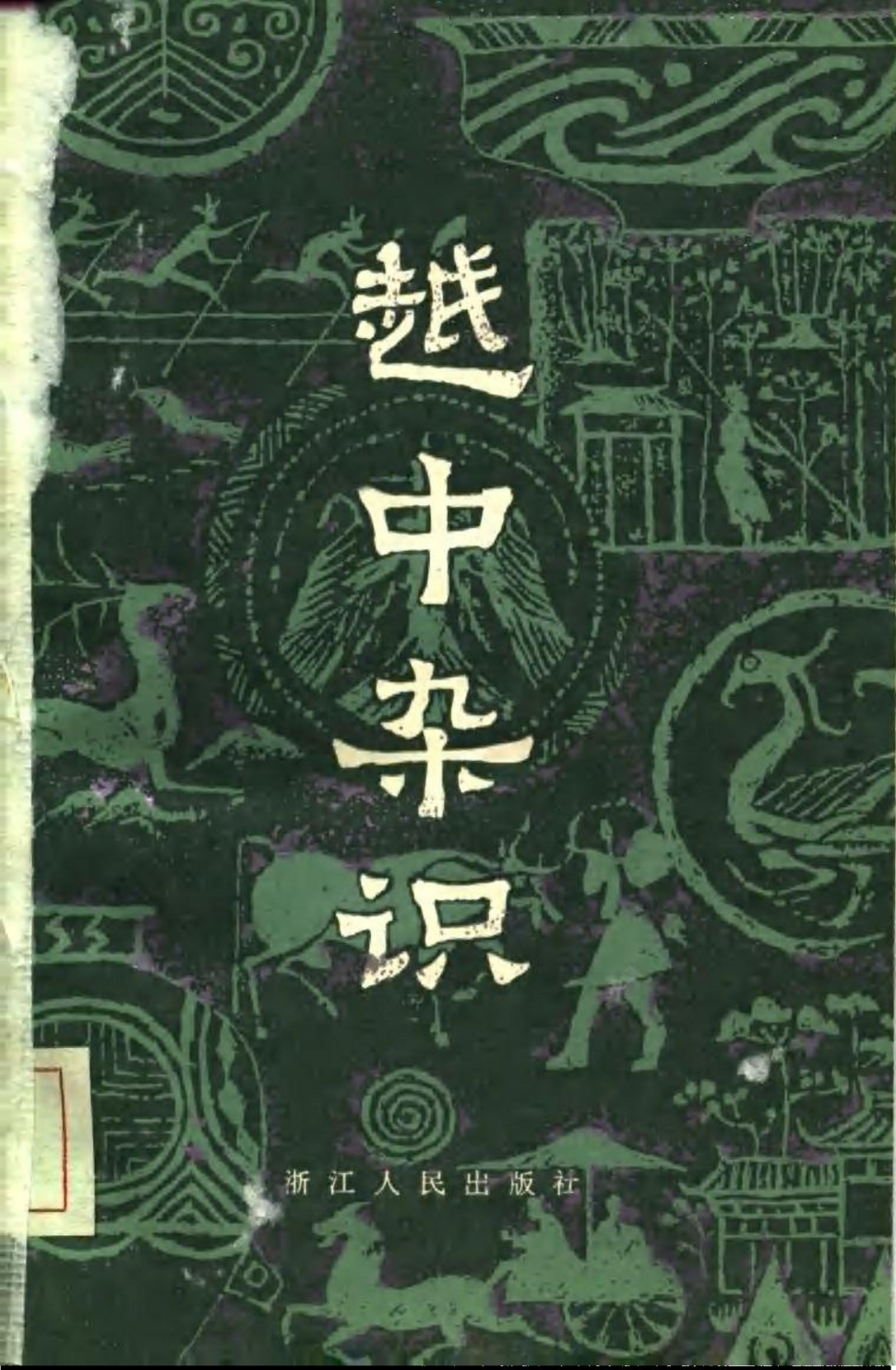




越中杂识

浙江人民出版社

越 中 杂 识

〔清〕梅堂老人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75 插页4 字数154,000 印数0,001—5,500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03·68 定 价: 0.79 元

出版说明

乾隆钞本《越中杂识》，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一九八〇年，美国史丹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施坚雅将它的复印本寄赠杭州大学陈桥驿同志。这次出版就是根据复制本标点排印的。

作者西吴悔堂老人参考了康熙三十年的《绍兴府志》，并以“昔所流览见闻极真者记其间”，因而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书中用词的不妥之处，如贬称李自成、郑成功等人为“贼”等，为保持原作面目，未作改动，特此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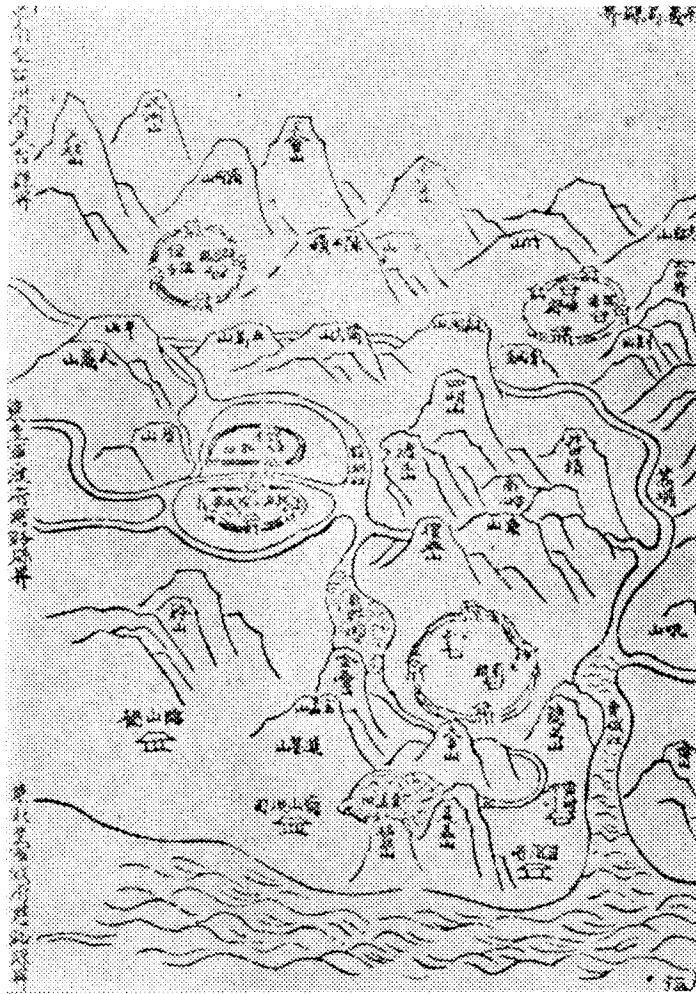
浙江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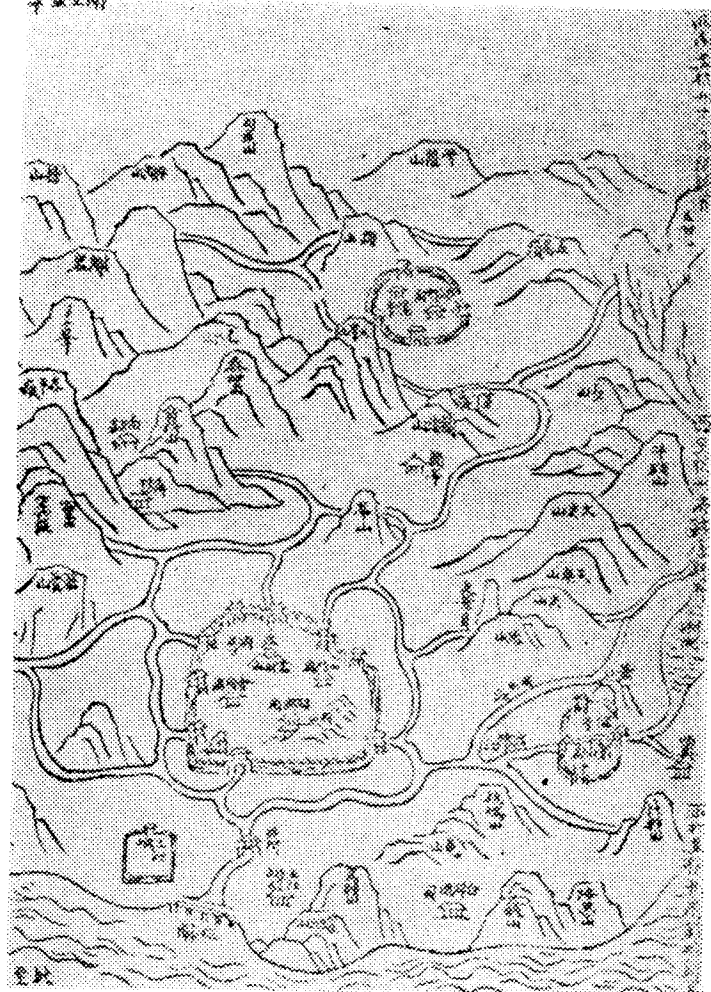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二年三月

越 中 图 说

绍兴府在浙江省城东南一百三十八里，东西广二百九十里，南北袤四百四十七里。倚江濒海，山秀水清，风景常新，英贤辈出。属邑八：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东至宁波府慈溪县界，西至杭州府钱塘县界，南至金华府义乌县界，北至大海，东南至台州府天台县界，西南至杭州府富阳县界，西北至杭州府钱塘县界，东北至宁波府慈溪县界。濒海之邑凡五：山阴、会稽、萧山、余姚、上虞是也，濒浙江之邑一，萧山是也。

紹興府境全圖





越中雜識序

紹興於古為荒服地禹貢隸于揚州之域自少康封其庶子無
餘于越以奉禹祀始以越稱秦并天下改為會稽郡唐以後則
稱越州宋紹興初高宗南渡駐蹕龍山命升州為府而冠以年
號此紹興府之名所由始也元明及昭代因之蓋商以前人
物無可考春秋時種蠡郢祝輔越滅吳以後代有聞人守斯土
者皆輔相之才生斯土者多著華之彥載籍所紀歷歷可徵風
土則晉人有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又云水木清華山川映發
讀茲數語固不必身至山陰道上而景物之妙有可見之想像
間者矣至於秦碑漢隸禹穴蘭亭往蹟遺文更難僕數也沈

从《越中杂识》谈浙江的方志

（代前言）

乾隆钞本《越中杂识》的排印出版，是值得高兴的事。为此，我想就浙江地方志的若干方面发表一点浅见。

地方志的修纂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一。全国各地修纂的地方志，数量十分可观。根据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综录》统计。种数达七千，卷数近十一万（据近年的调查，种数已有八千，卷数到达十二万）。在这之中，就浙江来说，在许多方面都是名列前茅的。浙江不仅有悠久的修志历史和大量的方志卷帙，而且还拥有许多众所公认的优秀作品。

我国历来有一种说法，认为《越绝书》是全国最古老的地方志。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十八序志中评论《越绝书》说：

“其文奥古多奇，《地传》具形势、营构始末、道里远近，是地志祖”。清代乾隆《澄城县志》洪亮吉序和乾隆《醴泉县志》毕沅序都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今人傅振伦在其《中国方志学通论》中，也认为《越绝书》和晋代的《华阳国志》是“古志仅存之硕果”。朱士嘉在其《宋元方志传记索引》序言中说：“《越绝书》是现存最早的方志。”洪焕椿在其《浙江地方志考录》前言中也认为《越绝书》“不但是浙

江最早的地方志，也是国内现存最古的地方志”。这种看法也流行在国外。不久以前，我收到日本学者秋山元秀寄赠的著作《中国地方志论序说》（载日本《东方学报》1980年三月号），他在这篇论文中，也将《越绝书》作为地方志。

《越绝书》是战国后期的作品，经过后汉会稽人袁康、吴平的编辑增删。这部经历了将近二千年而基本完整的地方著述，现在已经成为浙江地方志修纂历史上值得自豪的作品。此外，在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列为浙江省通志类的第一部著述《会稽贡举簿》和府县志类中的《临海水土记》，也都是后汉的作品，可惜早已亡佚。

我国修纂地方志的风气盛于六朝。现在有名可稽的撰于这个时代的方志，有三国吴韦昭的《吴兴录》、沈莹的《临海水土物志》和南朝宋山谦之的《吴兴记》、刘道真的《钱唐记》、刘宋郑缉之的《东阳记》、《永嘉郡记》、孙洗的《临海记》、谢灵运的《永嘉记》等。作为当时地区中心的会稽郡，地方志当然更多，有名可稽的有三国吴朱育的《会稽土地记》、晋贺循的《会稽记》、南朝宋孔灵符的《会稽记》，佚名的《会稽旧记》、南朝齐虞愿的《会稽记》和南朝陈、隋间人夏侯曾先的《会稽地志》等。可惜这些作品几乎全部亡佚，至今只有若干辑本可供参考。

我国各地对地方志的普通修纂始于宋代。宋代的地方志，不仅数量剧增，而且在修纂体例上，也为以后元、明、清各代定下了一个规范。我国以后流行的绝大部分地方志，其格局内容，基本上都是承袭宋代方志。两宋的地方志修纂又以南宋为盛，南宋建都于临安，则当时两浙地方志修纂的普遍可以想见。根据《中国古方志考》的著录，今浙江境内各州、府、县在宋代修纂的地方志达到一百三十七种，而至今仍然存在或部

分残存的有十四种。其中宝庆《四明志》尚有一部宋版原本完整地保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是我国现存屈指可数的完整宋版方志，也是浙江地方志的瑰宝。

有了宋代修纂地方志的榜样，明、清两代浙江省修志之风更盛极一时。据洪焕椿《浙江地方志考录》前言引燕京大学《史学年报》所载的《历代方志统计表》，明代修纂的浙江地方志，计有四十九种、九百八十八卷，种数仅次于江苏，而卷数居全国第一。清代修纂的浙江地方志，计有二百六十六种，五千七百五十七卷，种数居于全国第八，而卷数居于全国第四。上述明、清两代的数字，加上《中国古方志考》著录的明以前的浙江方志二百四十六种，再加上民国时代继续修纂的数十种，则全省历代修纂的方志总数当在六百种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各种专志如游览志、古迹志、寺观志、庙宇志、祠墓志、书院志等等在内，若把所有这些专志合并计算，则总数当在千种以上。

除此以外，还应该指出，在浙江地方志中，拥有许多著名的佳作。前面提到的为许多学者推崇为我国地方志鼻祖的《越绝书》，即是其中名闻遐迩的一种。此书在后汉当代，就被著名学者王充评价为“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明张佳胤称此书“其文辨而奇，博而机”。而《四库提要》则誉之为“纵横曼衍，博奥伟丽”。

有关浙江的六朝方志，几乎全部亡佚，幸存的仅谢灵运的《山居赋》一种。谢灵运曾在曹娥江沿岸、界于会稽、四明二山之间的始宁县（今上虞章镇附近）居住，《山居赋》写的就是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概况。全篇约四千言，举凡当地的山川形势、田园农事、飞禽走兽、草木花果等等，都有生动

而详细的记载。它实际上替这个建置短暂的始宁县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县志。这部地方志是以韵文形式撰写的，它为以后浙江境内以韵文形式撰写地方志开创了范例。象南宋王十朋的《会稽三赋》，孙因的《越问》，诸葛兴的《会稽九颂》，佚名的《四明风俗赋》，葛澧的《钱塘赋》，元赵孟頫的《吴兴赋》等等，都是在《山居赋》的影响下而撰写的韵文地方志。

北宋地方志还替后世开创了图文并茂的优良先例，这就是丰富多采的称为图经的作品。按图经之名始于汉代，即《华阳国志·巴志》所引及的《巴郡图经》。在浙江，唐代也出现过开元《湖州图经》和陆羽修纂的《湖州图经》等作品，但为数毕竟极少。图经的大量出现无疑始于北宋。北宋曾经有过两次见于正式记载的，由朝廷主持的全国性图经修纂。第一次在宋太祖开宝四年到六年（971—973年），即《玉海》卷十四的“开宝修图经”。第二次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到三年（1008—1010年），即《玉海》卷十四的“祥符州县图经”。记载说：“庚辰，真宗因览《西京图经》，有所未备，诏诸路州府军监以图经校勘，编入古迹，诏知制诰孙仅、待制戚纶、直贤集院王随、评事宋绶、邵焕校定。仅等以其体例不一，遂加例重修，命翰林李宗谔、知制诰王曾领其事，又增张知日、晏殊，又选李垂、韩羲等六人参其事。祥符元年四月戊午，龙图待制戚纶请令修图经官先修东封所过州县图进内，仍赐中书密院、崇文院各一本，以备检阅，从之。三年十二月丁巳，书成，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宗谔等上之。诏嘉奖，赐器币，命宗谔为序。”李宗谔在祥符三年所上的全国图经中，属于浙江各州县的至少有七种，即现在尚有名可稽的杭州、湖州、越州、台州、严州、温州和天台县的《祥符图经》。若把祥符年

代以外修纂的一起计算，则浙江各州、府、县的图经为数约近六十种。仅杭州一地，有著录可查的图经就有四种。可惜所有这些图经，除了宋乾道《四明图经》、淳熙《严州图经》和元大德《昌国州图志》残存以外，已经全部亡佚。图经虽已不存，但修纂地方志中这种图文并茂的传统，却在浙江以后的地方志中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以来，绝大部分地方志都有数目不等的插图。以万历《绍兴府志》为例，全书不过五十卷，但几乎各门类之下都有插图，总数达到一百零二幅之多。又如清雍正《浙江通志》，除了全省地图外，各府各县也都有地图，而省内的名山、大川、堤塘、海防、关隘以及著名的寺院、庙宇、陵墓、书院等等，也无不有图。在地方志的修纂历史中，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展。

浙江地方志中为历来所称道的佳志，当以南宋修纂的各志为代表。这中间包括著名的《临安三志》（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四明六志》（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大德《昌国州图志》，后三种是元代地方志）、《会稽二志》（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等等，此外如谈钥的《吴兴志》、高似孙的《剡录》等，也都是这一时期的著名地方志。

在浙江的地方志中，古志固多佳作，新志中也同样有出类拔萃的作品。浙江省年代最晚近的一部地方志即《鄞县通志》就是突出的例子。此志创修于1933年，到1937年大体告竣，随即陆续付印，直至1951年才全部印毕。此志共五十一编，分为舆地、政教、博物、文献、食货、工程六志，计三十六册，又有地图一函，计新式绘制的地图二十六幅。洪焕椿在其《浙江地

方志考录》中，称道此志“是浙江一部规模最大、篇幅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县志。”

以上所述，是浙江历史上地方志修纂的大概过程。二千年来，这个地区的地方志修纂的确是成绩斐然。不幸的是，历史上的大量成果已经亡佚，至今徒见著录而已。除了最古老的《越绝书》幸而硕果仅存外，六朝方志只留下上述《山居赋》一种。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著录的元代以前的全部二百四十六种方志之中，至今存在或残存的，不过十八种。更令人不安的是，古志亡佚既已如此，而近志情况也未必佳。以《绍兴府志》为例，明清二代所纂修的《绍兴府志》共计十四种，而至今尚存的只有六种，已经不到半数。对于浙江地方志的丰硕成果，确实令人自豪，但看到这些成果在后代的大量亡佚，不免使人忧心忡忡。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不仅要承前启后，使我国历来修纂地方志的优秀传统能够继续流传，发扬光大，并且还要使我们祖先辛苦积累的文化遗产能够得到妥善的保藏以发挥它们的最大作用。为此，我想在这方面提出一点刍荛之见。

首先，对于已经亡佚的古代地方志，我们应该重视辑佚工作。在这方面，有些古人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元陶宗仪与清陶珽编辑《说郛》，其中就包括若干浙江的六朝方志。而清王谟编辑《汉唐地理书钞》，其辑佚所得，也使浙江的古代方志稍有恢复。在浙江古代地方志的辑佚工作中特别可以作为我们表率的是鲁迅，他在1915年辑录刊印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就包括了三国吴谢承《会稽先贤传》、朱育《会稽土地记》、晋虞预《会稽典录》、锺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象赞》、贺循《会稽记》、刘宋孔灵符《会稽记》以及夏

侯曾先《会稽地志》等八种，使长期亡佚的地方志，得到部分的复原。

过去，由个别学者分散进行的辑佚工作，是存在很大局限性的。他们本着爱护祖国文化遗产的热忱而努力工作，但是由于资金短绌，版本缺乏，体力衰弱等原因，不仅工作困难，其成果也往往受到很大的影响。以王謨编辑《汉唐地理书钞》为例，这是在年过八十，如他自己所说“大耋已及，贫病交加”的困境下进行的。他身处交通闭塞的江西内地，而当时有许多善本书都在江浙一带的藏书家手中，他又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以致在他所辑的文字中，沿袭了不少因原本不佳而造成的错误。即使在江浙一带书籍较多的地区，由于善本书相对分散、交通不便、联系困难等种种原因，辑佚工作也并非容易。以《越绝书》为例，虽然身在江浙的清钱培名和俞樾，都曾为此书做过辑佚工作（钱文收入于《小万卷楼丛书》及《龙溪精舍丛书》，俞文收入于《春在堂全集》卷三十七），但前几年我在北京图书馆获睹钞本《晏元献公类要》，仍然发现了他们所未曾辑录的佚文（见拙作《关于〈越绝书〉及其作者》）。现在，我们的条件和古人已经大不相同，全国各大图书馆都已编印了藏书目录，全国的善本书目录也正在整理，加上通信快捷，交通便利，复制工具进步等等，所以我们已经完全有条件组织力量，广泛搜集，仔细辑录，编纂成书。

除了辑佚以外，对明清地方志中的稀见和残缺版本，必须尽早动手，进行配补工作。以万历《绍兴府志》为例，据我所知全国尚存十部左右。在这十部左右的藏书中，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缺。例如宁波天一阁所藏的一部，蠹鱼蚕食，残损殆已过半，若再迁延，势必全毁。所以就应该在藏有此书的各馆

之间互通消息，调济有无，以抄录或复制方法进行配补，使所藏都成完璧。又如成化十八年（1482年）刊本《处州府志》，目前所知，国内仅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宁波天一阁三处各有一部，但三部却都是残本，不过因残缺的部分彼此不同，因此仍有相互配补的价值。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国内仅存残本的方志，在国外却有完璧，例如万历《严州府志》，北京图书馆和宁波天一阁所藏均为残本，但日本宫内省图书馆却藏有完璧。又如万历《象山县志》，国内仅北京图书馆藏有残本，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却藏有完整的复制本。又如天启《江山县志》，国内亦仅北京图书馆残藏，但日本宫内省图书馆藏有完璧。又如康熙《平阳县志》，北京图书馆所藏也是残本，但日本内阁文库却藏有完璧。

对于孤本和稀见本的复制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书店曾于六十年代借宁波天一阁等所藏的不少明版地方志，进行了重印出版的工作，其中也包括若干浙江地方志在内，这项工作是有意义的。现在，浙江地方志的孤本或稀见版本藏于省外各图书馆的仍然不少，例如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万历《余杭县志》、明版《古越书》和《绍兴考》、顺治《奉化县志》、康熙《诸暨县志》、康熙《新修武义县志》等，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嘉靖《永康县志》，南京图书馆所藏的万历《汤溪县志》、崇祯《浦江县志》，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乾隆《湖州府志》、乾隆《乌程县志》，江苏地理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的康熙《桐庐县志》、康熙《浦江县志》、《山阴旧志续考》，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康熙《平湖县志》、雍正《嘉善县志》等等。至于收藏在本省的孤本或稀见版本中，如浙江图书馆所藏的天启《衢州府志》，即是一部十分稀见的方志。该馆所藏的光绪《天台县

志稿》，虽然年代晚近，但过去未曾付刊，所藏只是一部一九一五年的油印本。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

为了访缺求遗，使明清两代的地方志更趋完整，最后还必须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工作。因为浙江地方志中，有不少孤本、善本和稀见版本收藏在国外的图书馆中。我根据若干国外图书馆所藏中国方志目录的约略统计，上述珍贵版本之收藏于日本和美国各图书馆的，至少在三十种以上。例如日本宫内省图书馆所藏的嘉靖《山阴县志》、嘉靖《武义县志》、万历补刊隆庆《平阳县志》、崇祯《嘉兴县志》、康熙《常山县志》，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崇祯《义乌县志》、顺治《龙泉县志》、康熙《昌化县志》，日本东洋文库和静嘉堂文库各藏一部的嘉靖《湖州府志》，日本尊经阁文库所藏的嘉靖《永嘉县志》，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康熙二十二年刊本《山阴县志》（国内仅有康熙十年刊本）等等。都是国内各图书馆所没有收藏的。某些版本国内虽有收藏，但国外图书馆却收藏了善本。例如康熙《乌程县志》和康熙《西安县志》，国内收藏的是一般刊本，但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却是抱经楼卢氏藏书。至于国内所藏的已经残缺，而国外所藏却是完璧的也为数不少。

197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威廉·施坚雅教授(G William Skinner)委托耶鲁大学柯慎思教授(James H. Cole)寄给我一份由他主编的《浙江宁绍地区地方志目录》，这是我近年来所看到的一份外国收藏浙江地方志的最新目录。这份目录中著录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的浙江全省通志、旧宁波、绍兴二府（包括部分台州府）府志和所属各县县志的原本及复制本共二百三十种。内有稀见版本三十三种，而其中如明万历三年谢廷杰纂的《两浙海防类考》、康熙《象山县志》（康熙二十